

玄门大师系列

李淳风传奇

(澳洲)萧玉寒 著

预感隋朝灭亡，
为大唐开国铺平
道路的玄幻神相



团结出版社

李淳风传奇

萧玉寒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淳风传奇/萧玉寒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02. 2

(玄门大师)

ISBN 7-80130-556-6

I. 李... II. 萧... III. 李淳风(602~670) — 传记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3120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pub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东方印刷厂

开本: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2.5

字数:270 千字

印数:5000 册

版次:2002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次:2002 年 2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30-556-6/K·158

定价:19.8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上篇 · 国运天机

隋炀帝统治末期，民间流传着“杨化败，李花开”的民谣。长安城里宫墙自塌，并冒红烟的恐怖怪异，令隋炀帝惶恐不安。掌管天文的李淳风，十多年前便发现了“天机国运图”，将有二十一代的李氏王朝出现，寻找到了历史巨变的应机之人。



天机风云	(4)	荒淫皇帝	(87)
国运天机	(30)	消除隐患	(106)
国运奥密	(59)		

目
录

中篇 直谏犯颜

李淳风将导引历史巨变的应机之人李昆仑引见给隋炀帝，国师萧吉惟恐他的地位受到威胁使出毒招令李淳风、李昆仑被困天牢。李淳风更坚定促李花开的决心，找到唐国公李渊，结识李世民，将天机奥秘坦陈李氏，劝其起兵。

天地奇珍	(130)	被困天牢	(203)
一箭双雕	(163)	天龙之穴	(230)
迎宾国宴	(182)		

下篇 辨天子，赠龙珠

李淳风派师弟袁天纲保护起影响国运的乾坤珠，召集天下群雄到华山，辨天子，赠龙珠。李靖勇战枭雄，救出被劫持的李世民，将稀世珍宝交到李世民手上，李靖成了李世民终生不渝的忠臣良将。

深入民间	(262)	群雄汇聚	(330)
结集精英	(293)	龙珠被抢	(351)



目
录

上篇 国运天机

隋炀帝统治末期，民间流传着“杨化败，李花开”的民谣。长安城里宫墙自塌，并冒红烟的恐怖怪异，令隋炀帝惶恐不安。掌管天文的李淳风，十多年前便发现了“天机国运图”，将有二十一代的李氏王朝出现，寻找到了历史巨变的应机之人。



地灵人杰，气化形生，虽然此说甚为奇妙，但又岂能因肉眼凡胎而怀疑不信？

君不见山水广大之地，所出之人多半度量宽宏，山水逼窄之地，所出之人多半胸襟狭隘，是故山端正而水清平，所出之人平易正直，出势陡而水流急，所出之人凶狠乖戾。

山形势格变幻，所出之人多诡诈；山浑然而谷深远，出的人多深藏不露；山动而势塌，水多而流乱，孕育在淫荡之士。峰尖水秀文材鼎盛，山高水长福泽宏大，山明水秀多出美男美女，山粗水浊出的人必男卑女丑。富贵贫贱贤愚寿夭，皆为山川之感应，帝王将相英雄豪杰，均有地脉势格的形迹可寻。

山水即地气，地气即地力；因形以察气，因气而推理，则一切疑谜均有形迹显露。

神州大地，论水则非黄河、长江莫属；论山则首推中华氏族的祖山昆仑。

莽莽昆仑，形如三条巨龙，从西向东、南、北三面蜿蜒盘舞，再纵横蔓延，化作无数起伏潜能，隐卧东方大地。

老子“一气化三清”，昆仑一体化三龙。

昆仑山伸延向北者，称为“北龙”。起自帕米尔山，沿青藏高原、新疆伸延，再分为数大脉络，东延为可可拉山、巴颜喀喇山、积石山；南延为喀喇昆仑山、唐古拉山；北延有阿尔金山、南祁连山；东延为察哈尔舒马哈达岭。北龙主干向东一路伸



延,于舒马哈达岭一分为三。南延为山西大同的武州山,东延为宁武的管涔山。管涔山再一分为二,北延为恒山,南延为太行山,东北延者为拜察山(蒙语“金”之意),至此又一分为四。一支向东南入河北耸而为松岭;另一支北行至黑龙江耸而为索岳尔济山(即大兴安岭),直至山东东南的碣石,抵海而止;再一支向东北伸展,至山东中央耸而为泰山;第四支则更源远流长,即向东面伸展的一脉,直抵吉林的长白山。长白山再一分为二,一支向南伸延,直抵朝鲜半岛,耸而为太白山脉,越海而入日本九州。另一支西南行,越海而达琉球群岛,耸而为台湾岛的中央山脉,再越海为菲律宾群岛。

昆仑山向中部伸延,称为“中龙”,起自青海的巴颜喀喇山,黄河、长江皆由此而发源。此干宏大,包括中原诸大山脉。如秦岭、终南山、巴山、熊耳山、伏牛山、桐柏山、天柱山、云山等等,号称“中原之龙”。

昆仑山向南伸延的,称为南龙,直抵印支半岛的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、马来西亚,另一支入湖南的衡山,又一支入江西的大庾岭,再一支自大庾岭入岭南,耸而为骑田岭,向南起伏伸延,直抵广东腹地罗浮山。罗浮山一路向南,起伏沉昂,于极南海滨耸而为香港的大帽、大屿、扯旗诸山。

昆仑巨龙,一分为三,于东方大地起伏沉昂,纵横交错,东方之“气运”,皆源自昆仑,昆仑气旺,则东方大地必旺;昆仑气衰,则东方大地必衰。

昆仑三龙分布南、北、中,以“中龙”最为尊贵,所延伸地脉,多出尊贵之人,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,天下莫出其右。以“南龙”最富,其延伸之地域,多出商贾富人,以至现代的世界级富豪,皆源于此,论富则天下莫敢争锋也。

昆仑巨龙,主宰东方大地的“富与贵”,那昆仑主脉所出之人,是否足以定夺天下大势,以至其威力可旋乾转坤?且看“天机屠龙记”的首部——天机风云。

□ □ □

天机风云

时值南北朝天下大乱,杨坚篡周改隋年代。天高云淡,赤空万里,犹如天下百姓的鲜血悬凝于天际,萧杀凄厉,可惊可泣。

在昆仑口王虚峰山脚东面的一条高原山径,有一对青年侠侣,正风驰电掣地向昆仑山玉虚峰疾奔。男的叫李南生,女的叫燕红玉,是一双“忧国忧民、济世为怀”的侠客夫妻。

玉虚峰就在二人前面的十数里处巍然耸立,但见峰顶巍峨高耸,没入九霄天际,山体冰雪封裹,晶莹洁白,山腰白云缭绕,仿如迷幻仙景。

青年男子李南生向玉虚峰瞥一眼,忽然微笑道:“玉妹,你知我为什么引你上此峰么?”

青年女子燕红玉甜甜一笑道:“我怎么知道?”虽然不知,但她笑意甜极了,就如从心中笑出来一般。

李南生见妻子甜笑迷人,忍不住一手把她抱到怀中,一面带她掠行,一面悄笑道:“告诉你,此峰名为昆仑玉虚峰,自然是为玉妹你天造地设的啊!”

燕红玉任由夫郎带她掠行,她知道他的功力超卓,便多带一人行走,亦决无妨碍。她一面甜笑一面道:“南生哥哥,那你



知道玉虚峰的来历么？”

李南生微一摇首，道：“我只知道这是昆仑山的圣地，恰巧与玉妹的名字相配，早萌带你前来一游的夙愿，至于她的来历，便不太清楚，玉妹你知道么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你知道么，相传玉虚峰是天帝玉皇的妹妹玉虚神女的行宫呢！当年玉皇大帝见昆仑山雄伟高巍，仪态万千，且距天宫较近，便在昆仑山巅修了一座行宫，与夫人西王母不时于此宫居住。他的妹妹玉虚得知后，很不服气，说玉皇大帝把天上的好地方都占尽了，还来图谋地上的胜景。玉皇大帝理亏，便只好把其中的一座山峰让给玉虚。于是，玉虚便在此山峰修了一座行宫，水清玉洁、瑰丽无比，玉虚此后常与众姐妹结伴到此游居，后人因此称此峰为玉虚峰。”

李南生听了，大乐道：“好啊！玉妹与玉皇大帝的妹妹，竟有如此一段渊源，虽然千里奔波，十分艰辛，但能抵此圣地，也便不虚此行也！”

燕红玉格格娇笑道：“红玉怎敢与玉皇大帝的妹妹相比……，南生哥哥胡说八道。”

“呵呵……他并非胡说八道，你的确与昆仑山有极深渊源……”就在此时，两人的前面，忽地闪出一位青年男子，目中精光闪烁，一望便知是一位内功极深的高手，而且他似乎早就在前面的巨石后隐伏，彼此相隔不到一丈，在如此短距之下，他的呼吸竟能瞒过李南生夫妇的耳目，他的功力显然还在他二人之上。

李南生见此人来得突兀，武功又极高，惟恐他对燕红玉不利，身子一滑，便挡在燕红玉前面，厉声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怎的如此无礼，偷听吾等说话，哼！”

燕红玉却不以为意，格格娇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莫怪这位兄台无礼，只是我等自顾谈论玉虚峰，稍为疏忽，才未发现人家隐于石后罢了。”燕红玉故意显示自己的大方与目力，同时又缓和与李南生与此人的僵持。

果然此人闻言呵呵而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夫人的目力果然惊人，一言道破吾之行藏，好，果然不愧为昆仑之母……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更感惊奇，忙道：“喂，你这人好不奇怪，怎的又胡说八道，怎说是‘昆仑之母’？”

这人目注李南生一眼，忽然微微一笑，但随又微叹口气，似有满腹判断，却又欲言又止。

燕红玉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听他说“昆仑之母”四字，她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暗道：此人似乎连我已怀一月身孕也瞧破了，他的目力当真非同小可，假若如此，那我腹中的胎儿，岂非与昆仑山有缘，可笑南生哥哥尚未知自己快为人父呢！

燕红玉心中转念，便向那人道：“兄台好眼光啊！但你如何判断的呢？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嫂夫人子嗣宫已现赤气，此乃梦熊有兆之象也。但赤气尚浅，由此亦可判断，此兆孕生尚不足一月。”

燕红玉一听，俏脸不由微红，暗道：确然如此，因为她自感身怀胎孕，也只是二十多天的事，她甚至尚未来得及告知夫郎南生呢。燕红玉不由又问道：“那兄台为甚有‘昆仑之母’之判断呢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上此昆仑玉虚峰已有三数月了，吾上昆仑的目的，事涉天机之道，十分艰深奥秘，说出来世人绝不会明白，不说也罢，只是日前吾忽见昆仑中干主脉，于头颈处忽然腾升七彩烟云，其色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变幻不





定,其中必隐伏什么天机奥秘,因此吾便久潜于此,仔细审察,可惜仍迷惑难明,直到嫂夫人突然在此出现,才忽然明白那七彩烟云的含意。”

此时李南生见那人说得玄秘,不由亦心中大奇,忍不住发声问道:“到底是甚含意?”

那人伸手向李南生夫妇的来路一指,意味深长的道:“两位刚才是否从东向西而来,而昆仑中干主脉所升烟云,起自西面,向东面延展,恰好抵临此地,其势有如久潜之子婴,欢欣踊跃,迎接其母莅临似的,而嫂夫人又恰恰已怀身孕,这岂非应验了‘昆仑龙气迎母’之兆么?嫂夫人岂非就是‘昆仑之母’么?”

李南生惊喜道:“红玉……你……你真的已有身孕?”

燕红玉含羞带笑道:“南生哥哥,你呀!你快为人父啦,尚如此糊涂透顶,还不及这位兄台目光锐利。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已亲口承认,心中不由一阵狂喜,他对那人的反感,立刻跑到爪哇国了。他连忙向那人拱手道:“多谢兄台提醒,倒是李某人误会了兄台一番好意啦,请勿见怪!”

那人听李南生自称“李某人”,神色一凝,随又意味深长的笑笑道:“兄台原来是李姓,那彼此便是同宗兄弟了。实不相瞒,在下姓李名淳风,在北周国任司天监之职,三月前特地从长安赶来此地,恰好遇上李兄弟和嫂夫人,看来吾与李兄弟一脉,有甚深渊源呢!”

李南生一听,不由大感亲切,因为他亦是北周国都城长安人,与李淳风不但是同宗兄弟,而且是同乡,因此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
李南生把自己的祖籍、姓名、来历,均坦然对李淳风说知。

李淳风仔细聆听，却没说话，只微笑点头。李南生心中微感奇怪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李兄，照刚才所言，吾妻红玉乃‘昆仑之母’，那吾之孩子岂非‘昆仑之子’么？想昆仑山浩瀚无极，十分雄伟，吾儿岂非也是一伟岸之人吗？却未知于吾李家有甚好处？吾夫妇又是否可以因此而叨光呢？”

李淳风一听，目注李南生一眼，但见他的命宫“司空”位上，浮出一股“青中带紫”之气，凝聚一团；然后再向上延伸，其气越发呈青，到“山根”位时，甚至青中带黑，其“紫”气已荡然无存。李淳风心中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“司空”位主人之二十有二，恰好是李南生目下的年岁命宫，“青”者煞也，当主目下的“煞气大炽”，避无可避。幸而“青中带紫”，紫乃贵气，尚可保生命无碍，且可逃出目下的煞劫。但到其四十一岁“山根”位时，亦即十九年后，只怕其运命便必遭夭折了，其运命如此，夫复何言？

李淳风这般思忖，便不再多言，只简略的回了一句道：“南生兄，你夫妇二人既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脉，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会明白。”

李淳风说罢，也不理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是否明白，拱一拱手，即向山外掠走了。好一会，忽地传来一声啸鸣道：“天机乍现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九州靖平丹日耀，上下求索问苍穹。”啸鸣音忽地戛然而止，显然发声之人已远去了。

李南生迷惑地道：“这李淳风神秘秘的，未知所发啸鸣是甚含意？”

燕红玉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不必想那许多，你不是早欲上玉虚峰么？既已千里迢迢抵此峰下，只管上去一游，回去再仔细





思忖那李兄的神秘含意吧！”

李南生点点头道：“燕妹所言甚是，吾等江湖儿女，既以游历天下，济世救民为旨，管他什么天机运命呢？且上昆仑玉虚峰一游，以遂吾等多年心愿。”

李南生说罢，果然与燕红玉携手并肩，并不畏玉虚峰的巍峨高峻，奋勇向上攀登。李南生也不敢令燕红玉太过费力，他此时已知她怀了他的骨肉，不敢有任何闪失，在她身边寸步不离，小心呵护。

二人的轻功造诣甚高，玉虚峰虽然险峻，但也绝对难不倒这对青年侠侣，二人花了一个半时辰，玉虚峰巅便已在不远的视野中了。

突见群山连绵起伏，雪峰突兀林立，冰丘、冰锥星罗棋布，当真是峰外多峰峰不尽，岭外有岭岭难数；目极雪山连天际，驱遣江河东入海，制控五岳断山横！李南生不由仰天长叹道：“昆仑浩大，当今之世谁敢轻觑？吾夫妇二人，今日抵临此中峰圣地，亦总算不枉此生……”李南生的感叹声忽地戛然而止。

此时雪峰之上，突然急剧摇晃起来，一团团的白雪，涌动起来，犹如雪海中的波浪，一浪推前一浪，直向下面滚涌起来。李南生一见，不由大骇道：“红玉妹妹……不好，似乎是雪崩了！”

在雪山之中，遇上雪崩，那是九死一生的奇凶极险。原来昆仑山上的雪峰，久无人迹，积雪已达千年，刚才李南生感慨之下，仰天长叹，他的声音贯注了内力，山回谷应，不知怎地便把雪峰上的雪震松了，竟如海浪似地翻涌起来，一浪千层，后浪推前浪，只要稍受推压，整座雪峰的浮面白雪，便会如倾倒地般倒泻而下。昆仑山雪峰的积雪已达千年，厚达千丈，一旦



倾泻而下，犹如山洪暴发，此际与之遭遇的物体、树木、巨石、人畜，一切一切，必绝难幸免被雪覆盖淹没的厄运。

李南生深知雪崩的可怕，他也来不及向燕红玉示警，右手疾伸，把她拦腰抱起，便向玉虚峰上面疾窜而上，李南生深知人的轻功就算再快速，也绝对快不过雪山崩倾泻而下的速度，就如遇上洪水爆发，只有迅速抢占高地，才是惟一的逃生方法。

脚下的雪层已在翻动，人踏上去，犹如踏足于海浪之上，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把内力催激到极致，施展“踏雪无痕”的绝顶轻功，形如两头受惊的雌雄兔子，快如闪电的向玉虚峰巅飞掠。

李南生抱扶妻子燕红玉，逆滚滚的雪流而上，脚下的雪流翻滚，如惊涛骇浪，这虽然凶险万分，但却是逃生的惟一法子。

眼看玉虚峰巅已在望不远，李南生知道只要翻上山巅，便可逃过这场奇凶祸险了，他心中不由一阵兴奋，生机已在望，他又怎会放弃？李南生奋力向上跃去，这一跃足达十丈，只须翻越前面一段如惊涛裂岸的滚雪，他便可以踏足山巅的硬地，亦即安全脱离险境了。

不料就在此时，李南生双足踏足山巅的硬地，却突感脚下浮动起来，软绵绵的，根本无法运力再度跃起，李南生不由大骇。但更令他惊骇的是，脚下软绵绵之物，原来正急速下沉，山巅的硬地，与后面的滚雪，竟亦迅速相分，越来越远，就如大地被仙神疾劈一剑，从中断裂！

李南生不由万分惊骇，因为他深知此乃“地裂”之兆，正是由于“地裂”，才引发可怕的雪崩，当时尚未有“地震”这一名堂，因此所谓“地裂”，便即现代的地震灾难了。



李南生已知生死处于一线，他拼命凝聚功力，欲一跃而上，但当他以为已可一跃脱离险境时，脚下的地土下沉的速度突然加快，两面的山土中裂，现出一道恐怖的大缝，李南生和燕红玉不幸正处于大裂缝的中间，只听“喀喇”一声，两人但感天旋地转，向裂缝下面急速坠下……李南生不由哀叹一声，他知道身处此绝境，就算神仙降世，亦难把他夫妇二人救出生天了。

李南生心中已然绝望，深知无论如何努力反抗，亦难逃避这必死的厄运。他于此时反而处之泰然，不作任何花力气的腾挪纵跃，只是紧抱怀中的妻子燕红玉，暗道：天若亡我夫妇，便死也死到一起，就算天崩地裂，也决计不能把我与燕妹分开……而且燕妹不是已怀了我李南生的骨肉么？只要死在一块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就可以一家团聚了，总胜于骨肉分离之苦啊！

李南生心性十分豁达，虽已面对死亡，却仍能于绝望中寻出一点安慰的乐趣，因此他的心境竟十分平静，虽然如飞的向下急坠，心魂皆欲脱体而去，但神智却仍保持清醒，不致如常人般早已魂飞魄散，未死已然昏绝。

他怀中的燕红玉，亦一声不吭，既不呻吟也不悲叹，只用力的抱紧李南生，夫妇二人心意互通，确信只要死能同穴，此生也就无憾了。

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，紧紧相拥，燕红玉又已怀了身孕，犹如三人合体，其体积便比普通的坠谷人大了三倍，所坠的裂隙是刚刚分裂，下面积聚的地气雄浑无比，腾腾上升，因此李南生夫妇的身下，便犹如有一团庞大云气承托，下坠的速度因而大大减缓。